

纵然西游天注定

我命由我不由天

齐天传

楚阳冬◎著

3

八戒变弓
射唐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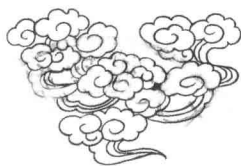


齐天传



八戒李多射唐僧

楚阳冬◎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齐天传.3/楚阳冬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3.4

ISBN 978-7-5113-3488-6

I. ①齐… II. ①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1608号

齐天传. 3

著 者: 楚阳冬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孙琳茜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9.5 字数: 404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3488-6
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一箭三雕的取经大计 / 001

老君道：“取经一事，岂止单是取经？如来心思难测，依我看来，至少也是一箭三雕的买卖。”他紧接着道：“其一，传播佛家教义；其二，夺天下气运，收拢造化神猿；其三，便是你没看透的那一点……”老君顿了一顿，给悟空留个空暇思考。

悟空灵光一现，惊道：“排除异己！”

第二章 八戒杀沙僧 / 037

沙僧以一敌二，莫说抵挡不住，便连逃都逃不回去，八戒那钉耙还好，只是力大而已，红孩儿的火尖枪却着实厉害。眼见身处险境，沙僧喝道：“莫打莫打，我是——”见他开口，红孩儿枪势更急，硬生生将他那话头堵了回去。

不过十几个回合，沙僧杖法早已乱了，被红孩儿一枪刺中大腿，单膝跪地，八戒瞅准时机，一耙筑在沙僧头顶，齐齐整整九个窟窿，哪里还有命在？

第三章 悲摧的镇元子 / 069

这五庄观自建成以来，只丢过两次果子。第一回便是如来取走了满树的果子，镇元子只眼睁睁看着，自然无能为力。在他心中，一直认为那种子便是如来给他的，故此虽有些心痛，却也甘心认命；而就在他以为自己有了足够强大的自保能力时，那个神秘的斗笠人强夺走了六枚果子，这可令他心疼无比，比第一次丢了满树果子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第四章 白骨精的强硬后台 / 103

悟空原本以为地藏王菩萨只是个打酱油的角色，就算法力高强也并未太过在意，毕竟西游世界中厉害人物遍地皆是。从真假美猴王一事来看，更将其归入了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的阵营当中。

却不料地藏王菩萨早早便掺和到取经一事之中，更是主动寻法要搅了如来的如意算盘。他求助后土，又寻个身份诡秘的阴魂扮作白骨精，这弯子绕得可真远，后土若是不说，悟空想破脑袋也不会怀疑到地藏王菩萨身上。

第五章 无所顾忌的金角银角 / 135

悟空听了半晌，心中明镜一般，果然是太上老君派金角和银角前来做戏的。究其原因，十有八九只是要天下人都能看到，我道门也并非只会隐忍，不然如何叫他们“动静越大越好”？吃唐僧肉本是隐秘事，他们如此无所顾忌，自然是要将道门的反应传播出去，否则岂不显得太过懦弱了。

第六章 驱逐猪八戒 / 169

唐僧道：“八戒，你犯戒多次，为师从未重责过你，但此次却再饶不得你了。便在方才，菩萨托梦于我，她梦中叮嘱，今日乃是龙树菩萨生辰，取经一众若有敢破戒的，必到不了西天。”

八戒听到“菩萨”，顿时止住了哭声，问道：“哪个菩萨托梦？”唐僧道：“自然是观音菩萨！”八戒腾地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师父，不对，那肉丸子便是观音给我的啊！”

第七章 如来，你莫要逼我！ / 201

唐僧鼓足勇气，走出了二十余丈，口中念道：“这桥怎如此长？不走了，不走了！”说着便要回来。悟空在岸上喝道：“不准松手，纵拖也要将他拖过去！”唐僧只一阵大嚷：“我不去了，取那劳什子经文，有何用处，都是害人害己的勾当！”

悟慧和乌平听唐僧说起了疯话，也不理他，只听悟空的，便强拉着唐僧往对岸拖去。唐僧又叫：“莫要逼我，如来，你莫要逼我！”

第八章 八戒弯弓射唐僧 / 237

一道凌厉至极的箭光自天上落下，正对着他身处的这间屋子。悟空来不及多想，如意天机棍化作一面大盾，将唐僧和自己罩了进去，不过一瞬间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悟空只觉手臂酸麻，这一箭威力实在大得超乎想象。

而更令悟空心惊的是，这一箭的目标，居然是——唐僧！

第九章 天庭暗流 / 273

“紫微、真武，他们两个要夺玉帝之位？”悟空于紫微不甚了解，但真武对他也有些善意，想是和自己灵明神猿的身份有关。

老君道：“正是，这两个人在天庭所控势力也算数一数二的了，他们两个若联手与玉帝相抗，便是两败俱伤的局面。”

第一章 一箭三雕的取经大计

玉兔精



但见这女子，虽有些妖氛，却不十分凶恶。见她容貌，生得妖娆娇媚。直有赛毛嫱、欺楚妹之姿。一颦一笑，顾盼流离间，称得上倾国倾城、比花比玉。虽非天宫仙子，却也貌赛玉女仙娃，可爱堪夸。

悟空因何而惊？只因这个卯二姐他却认得。看破真身，这女子分明是嫦娥怀中抱着的那个玉兔！

当年悟空与后羿上天庭会嫦娥，后羿在通明殿上箭退群仙，这才将嫦娥带回下界，那玉兔也跟着下来，却不想它竟逃出了齐天岭，来到福陵山云栈洞与天蓬元帅私会。

悟空想了又想，他也曾读过繁体版《西游记》，里面确有将“卯二姐”写作“卯二姐”的，当时也未曾在意。

十二地支中的“卯”正配十二属相中的“兔”，由此看来，还是“卯二姐”是正文的可能性大些。不过古人取名常用加减会意，“卯”字减去两点，也正是“卯”字，但是以卯为姓，确实有失文雅。那么可爱的一只玉兔，居然给自己取了这么个俗不可耐的名字，想来读书也不是很多吧。

若是玉兔，这事倒还真能解释得通，后羿未寻嫦娥之前，嫦娥和玉兔居于广寒宫，一人一宠相依相伴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
后羿与嫦娥破镜重圆之后，在齐天岭建起了爱巢，此番久别情浓，想必终日黏在一起也是有可能的。玉兔虽是宠物，却也成了精怪，嫦娥与后羿亲热时，自然不会叫她在身边陪伴。玉兔受了冷落，齐天岭虽大，她却一个也不认得，终日子里眼中看别人颠鸾倒凤，岂能不动凡心？

只是，《西游记》中，嫦娥未离广寒宫，玉兔又为何偷跑下界呢？看来她到福陵山是早就计划好的事，与自己所处环境无关。她到福陵山是为了八戒，到天竺国假扮公主又意图唐僧，这个玉兔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她两次违了天规，也未见

受何惩罚，莫非她也有了不得的后台撑腰？

悟空得知卯二姐身份，心中又多了许多谜题，眼下自然不得解，只有听二人交谈，或可寻出些眉目来。

只听玉兔听八戒谈起取经之事，眼睛一亮，语锋一转，变得甜甜腻腻，贴在八戒身上问道：“那唐僧有何好处，能让我家天蓬元帅也心甘情愿保他？”

八戒“嘿嘿”笑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唐僧自然了不得，何况保他必有好处。”

玉兔嗔怒道：“哼，你不说，我还不稀罕听呢！你自去保那唐僧西去，便留我一人孤苦伶仃在这里老死算了。”

八戒急忙堆起笑容，道：“二姐你就这点不好，说着说着便恼。我与那高……高小姐只是一时欢愉，她一个凡人，如何能与我还长相厮守？你我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。”

玉兔扭过脸来，满脸厌恶神色。悟空看了，心中纳闷，自己还道是她真心倾慕天蓬元帅，此时见玉兔表情，竟如马上便要呕出来似的，哪里有半分情愫在里面？看来玉兔所图的，非是八戒，亦不是他前身天蓬元帅的威风，而是他作为取经候选人的身份，不然为何一提取经之事，玉兔便如此上心？

只见那玉兔扭过脸来，又是和颜悦色，道：“天蓬哥哥，你方才说教我去西天路上等你，这话是真是假？可莫教我盼得一场空。”

八戒站起身来，大义凛然道：“自然是真，若有半句假话，叫我再入猪舍——”玉兔掩住八戒口道：“哪个要你发誓，不过试探你罢了。”

八戒见玉兔眉眼含情，不由得春心大动，一个粗夯夯的喉咙也捏得软绵绵地道：“二姐，今日我不去高老庄了。”

玉兔白了八戒一眼：“你这粗莽东西，眼看要成正果金身了，还不收敛些，小心佛祖知道，剮了你的命根子。”

八戒笑道：“西方也有欢喜佛呢，佛祖才不管人间欢爱。”说罢凑上来便要亲吻。

玉兔使手指点住八戒额头，叹口气道：“罢了罢了，我该走了。”

八戒一怔：“哪里去？”

玉兔一脸幽怨道：“与你这不贴心的在一块儿，总是自讨没趣，我又何苦作践自己？”

八戒道：“这说的哪门子话来？自我到了云栈洞，家里钱米不缺，更无一个精怪敢来捣乱，非是我老猪自夸，这也算得顶门立户了。”

玉兔道：“人贵知心，此间就只有你我二人，若还有话瞒着不说，自然无趣。”

八戒这才明白，玉兔还是挂念唐僧的秘密，于是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非是我不说，实在事关重大。”

玉兔撇撇嘴道：“难道你说了，那唐僧便会死了不成？”

八戒道：“亏得你说中，这秘密若传将开来，唐僧不死也差不离了。”

他越这般说，玉兔越是心急，一把扯住八戒耳朵道：“消遣老娘！今日破了你的相。”

八戒耳朵大如蒲扇，却最不禁拽，连声呼痛道：“二姐饶命，上月旧伤还未好。”

玉兔叱道：“若还不说，便扯下来吃了！”

八戒这当口犹道：“我若说了，你千万莫与旁人讲！”

玉兔也不理他，只手上加了把劲，道：“快说！”

八戒急道：“女子若与唐僧交合，吸了他的真元，能成太乙金仙！”

玉兔听了顿时怔住，手上不觉松了，喜滋滋露出笑容。八戒忙躲得远远的，一旁揉耳朵去了。

玉兔笑道：“活该你疼，这档子事有何不能说，还怕我去寻唐僧不成？”

八戒看了看玉兔，道：“我如何会怕？唐僧乃是金蝉子转世，修行十世，真元未破。莫说是你，便是月里嫦娥，他亦不会动心。”

听八戒这话，玉兔两道秀眉立起，喝道：“不叫你提她，你偏提她！是不是心里终日念着她、想着她，天上地下就没人比得过她？”

八戒耳根剧痛未消，又受了玉兔一顿数落，心中动了气，骂了句：“聒噪，偏你终日疑神疑鬼！”说罢便往外走。

玉兔问道：“哪里去？”

八戒头也不回，道：“高老庄去！”

玉兔恨恨道：“你若走，我也走了！”

八戒道：“你又去哪里？”

玉兔道：“眼见唐僧将来，这般日子还能过上几日？我自然是去西边等你。”

八戒冷笑道：“等我？还是等那唐僧？”

玉兔骂道：“没良心的，我不未雨绸缪，到时半路杀出来，还不被当作妖物除了？”

八戒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说得也有理，你若要走，我也不留，日后相见吧。”

玉兔道：“好，既如此，只看来日缘分了。”

这二人说来也怪，情浓时如同恩爱夫妻，此时又形如路人，玉兔道：“若有人问，你便说我死了吧。”

八戒道：“好端端的，为何要说死了。”

玉兔道：“你也忒笨，若被旁人知道你我情义，不就起了防备之心，将来行事必定许多不便。”

八戒似是不太关心这件事，只回头看了看玉兔，道：“都依你。”

玉兔使个遁法，便自洞中消失。

八戒叹口气，吧嗒吧嗒嘴巴道：“可惜了。”也不知他可惜些什么。

悟空听了半晌，也明白了大概，原来唐僧果然是宝物。不止吃了唐僧肉能长

生不老，一身精元更是难能可贵，难怪许多妖精趋之若鹜。只是这样的秘密居然能被猪八戒知道，却也不可思议。若非佛祖有意泄露，还真找不出其他的理由。

如来啊如来，真是唯恐天下不乱。

八戒辞了卯二姐，自己孤零零更是无趣，便要往高老庄来寻高翠兰快活。他心急火燎驾云到了村口，只听身后有人道：“天蓬元帅，久违了！”

八戒心里正想着高翠兰，这声音来得也太过突兀，吓得险些从云上掉了下去。他回头看去，只见一个瘦小的猢狲站在自己身后，八戒揉揉眼睛，手指悟空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花果山那妖怪？”

悟空哈哈笑道：“天蓬元帅果然出身不俗，张口闭口便是妖！难道你此际还是仙不成吗？”

八戒道：“我老猪虽被贬下界，却有好差事等着！”

悟空本想直接说与他听，免了一场争斗。但转念一想：将来相处日子甚多，这呆猪最好搬弄是非，若不给他个下马威，他怎能惧怕自己？于是皱眉道：“你生得这般丑陋，哪里会用你？”随即恍然大悟道，“知道了，定是那处邀你去做事。”

八戒自然问道：“哪里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
悟空道：“我说的那处，乃是为人看管坟头，任什么恶鬼冤魂，见了你这等丑恶，只怕都逃之夭夭了，哈哈。”

八戒生为天蓬元帅时，一表人才颇为自傲，今世变作猪妖，心中实在不忿，听悟空这般奚落他，大怒道：“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你这猴子也忒损了。”

悟空冷笑道：“和你这神仙不爱、妖怪不亲的家伙，还要说什么好话？”

八戒又羞又恼，只是自知不是悟空对手，便道：“我今日有事，不与你计较。”

悟空“呸”了一口道：“月黑风高，你来凡人村庄作甚，想是没有好事！孙爷爷我今日为百姓除害，且吃我一棍！”

八戒见悟空没来由便打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亮出九齿钉耙喝道：“你这猴子，当我怕你不成！”

收八戒

悟空巴不得八戒动手，他见八戒与前世天蓬相比，多了许多粗莽无谋，只一副貌似人畜无害的样子，不知是不是转世后性子也变了。

看着八戒，悟空想起地府中那头少了幽精魂的猪，主灾衰之幽精，主人秽乱之思，使人好色嗜欲、贪吃享乐。这一魂恰好附在天蓬元帅身上，而天蓬投胎成

猪八戒，内里仍有一头猪的幽精魂作怪。

不知转世时发生了何种变化，在悟空看来，投胎成猪身之后，猪八戒比做天蓬元帅时情欲更重了几分，或许在天庭压抑日久，到了凡尘中少了拘束，才流露出更多本性吧。

八戒挥耙迎上来，他心中的悟空，自然还是那个围剿花果山时的悟空，纵比自己强些，但也没有天差地别。他心中自忖，只比画两下便逃，让这猴子出口气便罢。哪知这一棍砸下来，竟有万钧之力，只一个回合，八戒虎口崩裂钉耙脱手，直接从云上坠了下去。

悟空在空中兜了个圈子，一把将八戒捞起，拔一根毫毛变作绳索，将他捆得结结实实。八戒疼得直哼哼，嘴上道：“我的爷，又没有深仇大恨，何苦这般当真？”

悟空冷笑道：“我倒问你，你怎成了这般样子？”他佯作不知天蓬之事，倒要看看八戒怎么说。

八戒听悟空问起这事，一脸苦相，竟似要哭了一般，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皆因蟠桃会醉酒，误入嫦娥广寒宫，才惹得玉帝大怒，将我逐了下来。谁料想天将生了一双无用的招子，将我误投到了猪舍……此后，我便寄身于南面福陵山云栈洞偷生。”

悟空哈哈笑道：“好一个玉帝，好一个天蓬……”他笑了一阵，一把扯住八戒耳朵道，“福陵山离此老远，你到此作甚？”

八戒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在那洞府，我也有个相好，名叫卵二姐，只是她年前死了，我又寻了一门亲事，便在此庄之中。”他这番谎话编得极为顺溜，说到后来，自己都信了几分，便脖颈一扬，反问道，“我来探亲，还不许吗？”

悟空听得八戒果然说卵二姐死了，他便装作不知，也不提此事，只手上加劲，“呸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见哪家大半夜探亲，不说实话，我便将你埋了！”

八戒疼得直吸冷气，道：“要埋便埋，只是手上松些便好！”

悟空刻意整治八戒，亮出铁棍来，变作黑油油一道软鞭，道：“还敢贫嘴，待我抽烂你一身糙肉！”

八戒不知哪里来了精气神，梗着脖子嚷道：“你敢打我，我是佛祖钦点的——”话没说完，悟空一鞭子已抽了上去。他这鞭子乃是如意天机棍所化，几万斤的重量，饶是悟空没用力，八戒大腿上已现了一道浅沟，鲜血哗哗流淌。

这八戒倒也硬气，只要不拽他耳朵，他便不说痛，又嚷道：“观音菩萨教我在——”

“还敢喊？”悟空又连抽了三四鞭。

八戒见一条大腿血肉模糊，这才求饶：“爷爷莫打了，我说，我说。”

悟空冷笑道：“早知如此，还何必撑着？”

八戒道：“是我耐不住寂寞，强夺了高家小姐为妻，只因此间实在难熬，又不敢稍离片刻。”

悟空道：“天地之大，何处不可去，为何偏要在此？”

八戒道：“是那观音菩萨命我在此等候取经人，我哪里敢走？”

悟空作吃惊状道：“取经人？你说的可是自东土往西天去的取经人？”

八戒自然吃惊，道：“正是正是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悟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何不早说？早说也许少了许多争执！”于是悟空使个神通，收回寒毛，放出了八戒。

八戒心中腹诽道，你这遭瘟的猴子，我一直要说，都被你鞭子抽了回来。

悟空见八戒一副狼狈相，心道，这几鞭权当为后羿出气了，你害得人家夫妻分离，我抽你几下还算轻的。

八戒起身整理一下衣裳，啧啧道：“好好的袍子，就被打烂了。”悟空笑道：“回头寻你那便宜岳父，给你整治一套新的来。”

八戒道：“我岳父不待见我，哪里会管这个？我若生得俊俏些，又能干活，又会体贴人，不知有多少黄花——”

悟空听这呆子满嘴胡说八道，一巴掌抽上去：“聒噪，少说这些无用的。”

八戒这才想起取经之事，于是问道：“方才说到那取经人，可是与你有些瓜葛？”

悟空道：“岂止有瓜葛，告诉你倒也无妨，此际我便是那取经人的大徒弟，要保他去西天取经的。”

八戒一拍大腿，哪知正拍到痛处，却也忍住道：“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师父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师父！”

悟空道：“三更半夜，师父正在歇息，要见师父，也等明早再说。”

八戒忙赔笑道：“师兄说的是，说的是。”

悟空见八戒看自己眼神中有许多惧意，心道，今日初逢，不好下手太狠，你日后若不安分，专行挑拨离间之事，我自然会再惩戒你。

二人在庄外各寻一处云头坐了，自然也各有心事。八戒想的是加入取经队伍的忐忑，他早听菩萨说过，并非他一人去保唐僧西去，只是万没想到会有花果山齐天大圣这般强势的人物加入，这可着算是件棘手的事情。

玉帝密令自己混入取经队伍，似有将自己召回天庭之念，一边是天庭，一边是西天，这两大势力究竟孰弱孰强，眼下还看不出端倪，自己自当见机行事，见风使舵，博个身家前程出来。

悟空虽不知八戒如何想，却也知三人同行，必然多了许多事端。这之前，唐僧一心向西，其余事不管不问，自己只要不杀生妄言，便平安无事。八戒一旦加入，必定刻意逢迎讨好，唐僧耳根又软，少不得受他挑拨。想到此处，悟空不禁自问，今日这下马威是否分量轻了些？

不觉到了天明，二人来到高老庄，进了高太公大院，高才正在马厩前喂马，见八戒与悟空并肩踏入，扔了手中草料便往内堂跑，口中惊叫：“那两个妖怪是一伙的！”

他这厢叫喊，将堂中正在用斋的唐僧与高太公惊了出来，走出来观看。悟空道：“师父便在眼前，还不跪拜！”

八戒纳头便拜，口呼：“师父在上，弟子失迎！”

高太公一旁道：“长老，这个正是强娶小女的妖精。”原来今日清晨，高太公藏不住话，早将高翠兰一事与唐僧说了。

唐僧问道：“悟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师有些明白了。”悟空道：“他与我一样，乃是菩萨劝善，在此等候师父，要保你去西天的。莫看这老猪模样难看，前世也是天上神仙，一身法力……比我倒差了不少。”

唐僧道：“出家人，莫要夸口。”于是转问八戒：“你既从吾善果，我给你起个法名可好？”八戒道：“师父，菩萨已与我摩顶受戒，起个法名，叫作猪悟能。”

唐僧笑道：“好，你师兄叫悟空，你叫悟能，倒也相配。”于是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我见你生就一副饕餮之相，但入我佛门，应断了五荤三厌，我再为你取个别名，唤作八戒，如何？”

八戒道：“师父说几戒，那便几戒！”

高太公见唐僧收了八戒，实乃意外之喜，于是重整素斋，款待三僧。八戒一把扯住高太公道：“今日起，小婿便要去西方敬佛，也不知几时能回来，还不叫我娘子出来，见上一面！”

悟空一把打掉八戒手，道：“当着师父面，莫要胡说八道，入了沙门，还提什么前事旧情？快来吃了斋饭，赶早便走！”八戒不敢不从，于是坐下吃斋。

师徒宴罢，高太公起身与唐僧道：“非是老朽不留客，实在我这妖怪女婿太过腌人，他若在此住上一日，恐街坊邻居又有闲话。”于是高太公命高才取出几百两金银，道：“这些银两，送与长老途中花费。”

唐僧推辞道：“金银财帛，于我等毫无用处，这一路上，我等饿了便化斋，困了便求宿，当真用不到。”

八戒道：“丈人，好歹给件衣裳，我这直裰昨夜被师兄打烂了。”于是高太公取了三件棉布褌衫，又取了三双鞋子，给八戒换下一身破烂衣物。

这厢收拾停当，悟空将包袱衣物并作一担行李，让八戒挑着。八戒还要说话，被悟空拦住，径直赶往西边大路上去了。

八戒出了门仍嚷嚷道：“丈人，好生与我看管娘子，待我取经回来，再来寻她！”惊得高太公不敢答话，悟空笑道：“太公莫怕，他若敢再来，我打断他的腿。”高太公听了悟空抚慰，稍稍心安。

上了路，悟空牵了白马，八戒挑着担子，一直向西投来。

这一路平平稳稳，行了一个月，才出乌斯藏国地界，猛抬头见前方一座高山。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且缓行，前方有一座高山。”

只听八戒道：“师父莫慌，这山唤作浮屠山，山中有一个高人，叫作鸟巢禅师，他在此修行许久，也曾叫我随他修行去。”

悟空一听鸟巢禅师，暗叫惭愧，若不是八戒提醒，自己险些忘了这个神秘人物。

论变性

鸟巢禅师，此人只无头无尾在《西游记》中出现过一次，不知来历也不知去向，平白无故传了一部《多心经》与唐僧，又道出一段偈子暗表前路险恶。鸟巢禅师法力十分高强，美猴王使金箍棒打他，也碰不到半点儿，实在是少见的高手。

他居于乌斯藏国附近高山树枝上，行为怪僻，似乎在此地专为等候唐僧，前因后果扑朔迷离，这不可不说是《西游记》中一大悬案。

带着许多疑问，不知不觉行到了山顶上，只见这一座好山，青松绿柳，仙鹤齐飞，香花绿草千般颜色，点缀得生机盎然。涧下绿水滔滔、崖前祥云朵朵，一见便知是神仙地界，并无半点儿妖氛。

再走一会儿，又见香桧树上，有一座柴草窝，树顶青鸾彩凤齐鸣，又有山猿献果。八戒笑道：“这禅师多自在！”

树上那人闻见语声，自柴草窝里跳了下来。悟空见了这鸟巢禅师，便有一种怪异之感。为何怪异？他眼见鸟巢分明立在面前，却难以形容这禅师的容貌。

这人说高不高，说矮不矮，说丑不丑，说俊不俊，一身衣装又黑又白，又青又紫，也看不出什么颜色。悟空心中震惊，这绝非什么幻术，而是一种自己参详不透的修为所至。鸟巢禅师如此做派，自然不想现出本来面目让他们看见，这等法力，真是惊世骇俗，依悟空所见，纵如来观音，也未必有这般本领。

唐僧见鸟巢有一种莫名亲近之感，下马上前便拜。鸟巢禅师坦然受了一礼，唐僧还欲再拜，鸟巢禅师笑着搀起，道：“圣僧不必如此，远来不易，失迎了。”

悟空见鸟巢直呼“圣僧”，心中纳闷，以他本领，若是学佛的，地位当在三千诸佛之顶；若是学道的，怕也不在三清之下，为何对唐僧如此客气？

须知这天地间，神也平常，仙也普通，唯一不可轻易称呼的，便是个“圣”字。自己在花果山自称大圣，其实猖狂之举也；想那二郎神杨戩何等高傲，也只敢称个小圣而已。难道唐僧除了金蝉子转世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了不得的身份？

鸟巢看了唐僧，又看八戒，惊问道：“你是福陵山的猪钢鬃？竟有如此福缘，能与圣僧同行。”八戒施礼道：“幸得观音菩萨劝善，愿做圣僧弟子，保他西去。”鸟巢道喜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

悟空见鸟巢禅师闻得观音名字，也不动声色，便知自然认识。

鸟巢又转向悟空，悟空目光迎上去，看见鸟巢禅师眼睛时，心中竟有恍惚之感。鸟巢禅师朝悟空点点头，却笑道：“不认得。”悟空心中奇怪，自己在此也

弄出了不小动静，上通天庭，下至地府，以鸟巢本领，他若不认得自己才怪。

但鸟巢既说不认得，悟空却也只好上前施礼道：“弟子孙悟空，蒙观音菩萨劝善，要保师父去西天取经的。禅师没见过我，也属常情。”禅师见悟空彬彬有礼，只微笑颔首。

唐僧听八戒先前言鸟巢大能，便问道：“禅师可知道，那西天大雷音寺还有多远？”鸟巢禅师道：“说远不远，只是一路磨难，实在难行。”唐僧叹道：“禅师所言极是，路途虽远，一步步走过，终能到达。但若遇到妖邪拦路，只怕便会耽搁了。”

禅师道：“你若怕魔障难消，我有《多心经》一卷，若遇险境，但念此经便无伤害，你可愿学？”唐僧读遍世间万种经文，却没听过《多心经》，他求知若渴，当即拜倒恳求。于是禅师朗朗道：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时照见五蕴皆空……”这经文也只几百字，片刻念完。唐僧早有学经的根源，过耳不忘，牢牢记下。

唐僧背下《多心经》，咀嚼几遍，仍觉妙处无穷，于是对鸟巢禅师敬佩之心又增几分。他便问起西方路途究竟如何，鸟巢禅师只笑看悟空道：“空性非空，乃圆满也！”

悟空心中一动，这话并非回答唐僧，而倒似对自己所言。自己本名悟空，自己只道是入了佛门，便是四大皆空，无论多少因果业报，到头来终究不过一场空。听鸟巢禅师所说，似乎并非如此。但“空”又如何能成了“圆满”？难道他能明白自己名为“悟空”的含义？

唐僧见禅师不答他，便也知趣不再啰唆。

鸟巢禅师须臾化作一道金光，转回了鸟巢之上。悟空忽地想起，自己何不用玄空法秘诀试试？于是他法力运于眼目，向上观看，但见这香桧树顶迷迷茫茫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悟空大为吃惊，自己这玄空法秘诀虽未大成，世间万物却也均能看出端倪，总不至半点儿头绪没有，为何今日看这树顶却看不清？

他转向旁边看去，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师徒三人不知不觉间，竟入了鸟巢禅师布下的一界，处在此界之中，许多法力受限。怪不得那鸟巢不露行踪，怪不得荒凉山顶竟如仙境，原来鸟巢禅师早已安排妥当。

悟空不由得想起当年赴灵台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中学艺场景，竟与今日何等相似，这鸟巢禅师的本领，竟似不在须菩提祖师之下！

悟空叹了口气，若鸟巢禅师不想让旁人知道真身，自己纵如何努力只怕也是白费，于是收了法术，对唐僧道：“师父，下山去吧。”

唐僧应了一声，便上了马。三人走出数里，悟空回头望去，那香桧树已影影绰绰十分渺小，他心道，如所料不错，鸟巢禅师想必亦如须菩提祖师一般，再不会现于天地间了。想起斜月三星洞学艺的那段时光，悟空唏嘘不已，无论如何，也该念着须菩提传艺之恩，才叫自己一步步走入佛道纷争的台前。悟空回想起须菩提祖师为自己取名的场景，一幕幕如在眼前，口中不禁喃喃道：“悟空悟空，